

章太炎的《伤寒论》研究思想及其特色^{*}

段晓华 梁吉春 畅洪昇

(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)

关键词:章太炎;《伤寒论》;研究特色**中图分类号:**R222.2

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、思想家和国学大师。他涉猎广泛,在经学、诸子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佛学、医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,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先趋,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泛。章太炎支持中医学发展、重视中医学研究、倾心中医学教育,对中医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,在近代中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章太炎对于中医学,一贯强调《伤寒论》的重要性。因此,章太炎的医学思想也主要集中在他的《伤寒论》思想上,他不仅对《伤寒论》著者、著作及注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研究,还对《伤寒论》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,堪称近代全面研究《伤寒论》的第一人。现本文对此做出简要概括,以对长期隐而不彰的章太炎《伤寒论》学术思想做出初步阐释。

1 考证人物事状和版本

章太炎是近代考据学大家,他在研究《伤寒论》过程中,列举历代书籍所载张仲景事状,对其进行考证。他参考的文献包括《甲乙经》《释劝论》《抱朴子》《太平御览·七百二十二》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《后汉书》《魏志》《史通·人物篇》等,几种书籍对照,章太炎认为仲景事状不虚。因此,他进一步通过分析与张仲景有关人物的史料记录,考证了仲景的事状。认为:①仲景与曹操、荀彧“殆行辈相若者也”;②仲景在建安七年后为长沙太守;③仲景中年作《伤寒论》;④仲景与华佗相差三四十年,并得仓公之传。总之,虽然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未记载张仲景,但是仲景事何颠,依刘表,交王粲,与交往者皆名士,其言行可称颂者多,不仅仅以医术著名。

章太炎考证了《伤寒论》版本的流传,基本明析了宋本《伤寒论》、《千金翼方》所收录的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玉函经》的流传经过。并对宋本、成注本、《千

金》本、《金匱玉函经》的体例进行了比较,以明《伤寒论》版本的优劣。

2 评价《伤寒论》整理和注家优劣

2.1 肯定王叔和编次和林亿校订

章太炎对于王叔和选论编次《伤寒论》持赞赏态度,这与历代大多数医家,如方有执、喻昌等不同。章太炎通过比较《伤寒论》林亿校本和成无己注本,认为:“叔和于真本有所改易者,唯是方名”,“有所改编者,唯痉湿喝一篇”,即王叔和误将太阳病痉、湿、喝移至杂病中。因此章太炎认为,王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未“改窜仲景真本,以徇己意”,^{[1]294}其搜集、编次《伤寒论》原文还是非常矜慎的。

对于林亿校定《伤寒论》,章太炎以“精绝”二字做了概括,认为《伤寒论》以林亿校本为佳,稽古之士,应该得善本而读之。

2.2 分析《伤寒论》注家注法

章太炎评判了历代《伤寒论》注家优劣。将其归为五类。

第一类是陶华、舒诏、黄元御注本,或文辞简陋、或观点偏颇,其说不能为人所认可。

第二类是成无己、方有执、喻嘉言、张志聪、早年陈修园注本。这些注家或过多依据古经,或颠倒旧编,或过多谈及运气,均各有缺陷。章太炎认为这是《伤寒论》注解方面的“三谬”,予以否认。

第三类是柯琴、尤在泾、晚年陈修园注本《伤寒串解》。章太炎指出,《伤寒论》注释可取不过此三家。其特点是注义精,能创通大义。

第四类是日本注家。章太炎对日本学者研究《伤寒论》甚为推崇,原因有二:一是训诂详细;二是临证灵活有效,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汤本求真的《皇汉医学》,章太炎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,认为

段晓华,女,博士,讲师

^{*}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资助项目

“所谓融会中西,更迭新医者,唯此公足以当之。”^[1] 335]

第五类是近代医家恽铁樵、陆渊雷。章太炎认为他们皆能综合诸说,特别是参考了日本对《伤寒论》研究的成就和西方医学新的思想,因而能自成一家。

对以上《伤寒论》注家的注释方法,章太炎认为,历代注家论次《伤寒论》方法,其有成就者不过两种:一是以方剂编次,以《千金翼方》开其端,其后柯琴、徐大椿据方为次,即以此为例。二是以治法编次,朱肱《活人书》类证而列方,后尤在泾分正治法、权变法等与此相近。

总之,章太炎肯定了王叔和编次、林亿校订《伤寒论》,对历代注家则取柯琴、尤怡,鼓励研究《伤寒论》学习日本学者训诂详细、强调实效的作法,并认为《伤寒论》注释中类方、类法两种形式颇佳。由此可见,章太炎对《伤寒论》整理和注释之研究是全面而且有独到见解的。

3 统一伤寒与温病

《伤寒论》之伤寒,素有广义和狭义之不同认识。章太炎认为,《伤寒论》所论是广义的伤寒,是治外感的书。《伤寒论》中已论及温病,是将寒温合论于一书。首先,《伤寒论》已经明确提出温病病名。其次,六经病包括温病。特别是阳明,“全为热病而设,所谓正阳阳明,即热病是也。”^[1] 154]第三,《伤寒论》有温病治法,如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、调胃承气汤、黄连阿胶汤,皆为温病立法。

章太炎认为,对于伤寒与温病人混淆太甚,后人分别太繁。他指出,叶、吴将温病“分别许多名目,实已越出《难经》伤寒有五之范围”。同时鉴于临床往往寒温并见,所谓:“伤寒为其皮,温病为其骨”,因此提出“伤寒与温病无异”,“不能截然分别”,“病至发热不恶寒,口渴心烦者,即可以称为阳明病,亦可以称为温病,不必强为划分也。”^[1] 409]

综上所述,章太炎认为:“《伤寒论》所说,本为伤寒广义,中风、温热悉在其中,故不通《伤寒论》,即不能治温。”^[1] 165]因此,《伤寒论》实际上是统寒温论治外感热病的专书,“治外感症法,悉自《伤寒论》出,可无疑义。”^[1] 152]

章太炎认为,《伤寒论》温热证治具备,因此主张以《伤寒论》法治疗温热、湿温,并提出温热病十八法十三方,认为治温、治热之术略具在此。

4 阐发《伤寒论》六经病内涵

4.1 经和传经的含义

章太炎认为,《伤寒论》六经非指十二经脉,全

文所谓“经”有三义:一是指六部,“太阳等六篇,并不加经字,犹曰:太阳部、阳明部耳”。二是指期,即六至七日,“若其云过经不解,使经不传,欲作再经者,此以六日、七日为一经,犹女子月事以一月为经,乃自其期候言。”^[1] 175-176]三是指经界,如太阳诸篇所谓太阳等“不烦改作经界义也”。总之,仲景“传经之文虽若与《素问》相会,要其取义绝异”。其根本原因在于“仲景据积验,故六部各自为病。”^[1] 292]

章太炎认为,伤寒传经源于王叔和引《素问》日传一经之说,仲景并无此言。其主要依据是:首先,阴病不必自阳病传,阳明病可不传三阴。其次,传遍日期不定。第三,三阴病可转为阳明病。第四,伤寒六七日,不药可自愈。他进一步指出,在仲景书中并未明言手经、足经之分别,因此,以传经形式强分寒温的做法是不对的。

总之,章太炎认为:“《伤寒论》全是活法,无死法。”而日传一经太过拘泥,与仲景之义不符合。因此,他说:“六经传递之说,余以为不能成立。”^[1] 155]

4.2 六经病发挥

章太炎《伤寒论》六经病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对每一经病重新做了简明扼要的分类,从而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。

如对太阳病,章太炎以太阳篇太无系统,使人读之,有望洋之叹之原因,将太阳篇分为三章二病。三章即以桂枝、麻黄、栀豉、白虎、调胃承气证为一章;小柴胡、泻心汤、抵当汤、桃核承气证为一章;其余又为一章。二病即太阳病的前驱症和正病两种病证。前驱症如病初起之麻黄汤、桂枝汤,太阳正病包括水蓄膀胱五苓散证和热结膀胱桃核承气汤证。并详细地阐述了其间的关联,重新解释了太阳病的病理转变。

再如阳明病,注家治方多以以栀豉、白虎治经病,承气治疗腑病,章太炎以为不妥,认为阳明病当分胃肠而非分经府。他提出,阳明病均有胃家实的病机,但有及肠和未及肠之分,这是区分栀豉、白虎、承气治疗的关键。因此,他把阳明病分为正病、变病。正病病机为胃家之实暴者,当与白虎汤、承气汤;变病病机为内有蓄热,外受风寒,其治法先与桂枝汤、麻黄汤,再与白虎加人参汤或调胃承气汤。

对争议较大的厥阴病篇,章太炎根据《金匱玉函经》,认为厥阴病中厥呕利乃属于误入,当另别列一篇,因此,厥阴病中仅有提纲及冠以“厥阴病”者为其本病。

5 提出《伤寒论》研究方法

章太炎指出,《伤寒论》研究方法首要在明大

意、得大体,他反对“随句敷衍,强为解释”。主张得其法,灵活地运用于临床。

其次,研究《伤寒论》当做到名实两得。章太炎指出,研究《伤寒论》应当首先忠实于原著,否则虽阐述精辟,但“颠倒旧文,此为大过”。

第三,要明训诂文字。作为清代汉学大家,章太炎认为研究《伤寒论》当明训诂文字不足为怪。但他这种观点也是有感而发。一方面,他在研究历代注释时感到医师多不明训诂,导致其说往往有可笑者;另一方面,日本医家对《伤寒论》训诂独详,也使他切身体会到训诂学在《伤寒论》研究中的重要性。

第四,章太炎认为研究《伤寒论》当以指导实用为原则,“吾愿世之治《伤寒论》者不祈于为博士,而祈于为铃医。”^{[1] 364-365}

基于以上认识,章太炎提出《伤寒论》研究的具体方法,即二步二端法。第一步:“先问二大端”,一为明确伤寒、中风、温病诸名。此为论其证,非论其因;二为明确太阳、阳明等六部之名。第二步:研究“科条文句”。他认为,“大义既了,次当谙诵论文,反复不厌,久之旁皇周浹,渐于胸次,每遇一病,不烦穷思而用之自合。”^{[1] 365}

6 讨论

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,《伤寒论》是章太炎最为信奉的一部经典,他曾说“余于方书,独信《伤寒论》。”^{[1] 348}从 1923 年《伤寒论讲词》到 1935 年《苏州国医学校演讲词》,可以说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贯穿了他学术耕耘黄金时期。

章太炎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,颇多见解,发前人所未发。如对太阳病,前人多以经府分证,章太炎则认为,太阳一篇,包络甚广,非局在太阳经腑,如此论述,可谓发前人所未发。但是,他之标新并不以立异矜奇为目的,而是为了提高临床实际治疗效果。他认为《伤寒论》不能局限于治疗感受寒邪,他总结《伤寒论》治温十八法十三方以及湿温四法十一方,并将《伤寒论》方剂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各种疾病,极大地发展了经方的运用。

虽然章太炎将《伤寒论》主要用于外感猝病,但他也认识到了《伤寒论》对中医学各科的普遍指导作用,如他曾批评时下儿医不读《伤寒论》,以家技为儿医,其术又不本钱氏,故医术不精,并明确指出可以“运用仲景之法,以治变化无穷之病。”^{[1] 410}基于此,章太炎论治疾病多用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。如肠澼病通过分析其主症指出肠澼之病位在肠,并通过六经开阖理论指出病机当责厥阴、少阳,主张治以

《伤寒论》之小柴胡汤,白头翁汤等。

基于鲜明的实效性,章太炎并不主张死守仲景成法。他极为重视《伤寒论》,但同时也反对“徒知经方,不知医经”,“惟欲按病检方,而不察起病之本”,认为这样只会“执守古方,无敢增损”,“不可以应变”,导致“以热益热,以寒益寒”。^{[1] 18}体现了他推崇《伤寒论》,同时又兼容《素问》《灵枢》医学精华的治学精神。

章太炎指出,病证有仲景未道者,则当取唐宋方剂。对专以仲景为法,而《千金》《外台》诸方,置之不谈的狭隘医学观点提出了批评。基于这一认识,他在从事医学研究的早期就进行了古方的编选工作(见《古方选注》),这些方剂成为他以后治疗疾病的主要依据。对取方唐宋,章太炎提出了三个原则,一是来自经验,二是辨证处方,三是与《伤寒论》治法不违背。他指出,自叔和、孙思邈、王焘“方剂则皆取于积验”,宋时和剂、圣济及许叔微、陈无择“因证处方,亦多有可取”。这些医家之方剂,“但令不失仲景型模,亦无屏之不录之理。”^{[1] 336}型模即张仲景组方之规律,因此,凡是符合《伤寒论》组方规律的后世方剂均可以作为《伤寒论》的补充。

总之,对《伤寒论》的临床使用,以及对经方的有效使用和补充,体现了章太炎《伤寒论》学术研究的实效性、兼容性特色。

当然,我们也应当认识到,由于近代中西医学激烈的交争和以哲学家涉足中医的特殊身份,使章太炎的《伤寒论》研究思想具有很强烈的两重性。首先,他对《伤寒论》有着非常强烈的学术依从性,另一方面对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之声和精明明确的西医学,他又不得不用西医语言来阐释其理论,以谋求自新。其次,他强调实践,主张将实效作为研究《伤寒论》的目的,另一方面,因现实条件他远离临床,因而使他的学术思想中有着更多的思辨色彩。因此,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,难免有偏颇或牵强之处。甚至有时会陷入左右失据,说理无力的境地。但是,这些缺陷,是在中医革新中必然会遇到的,或是由当时学术整体环境所造成的,不能因此否定章太炎的这个医学成就。

参考文献:

[1] 章太炎. 章太炎全集·卷八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4.

(收稿日期: 2008-09-16)